



孙中山非常言

革命的目的是谋求幸福

孙中山／著

叶匡政／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孙中山非常言

孙中山／著

叶匡政／编

革命的目的是谋求幸福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孙中山非常言：论道1896—1925/孙中山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 2
ISBN 978-7-5115-0253-7

I. ①孙… II. ①孙… III. ①孙中山 (1866~1925) —演说—文集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44321号

书 名：孙中山非常言：论道 1896—1925

作 者：孙中山 / 著 叶匡政 / 编

出 版 人：董 伟

责任编辑：宋 娜

封面设计：蔡长海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010) 65369521

网 址：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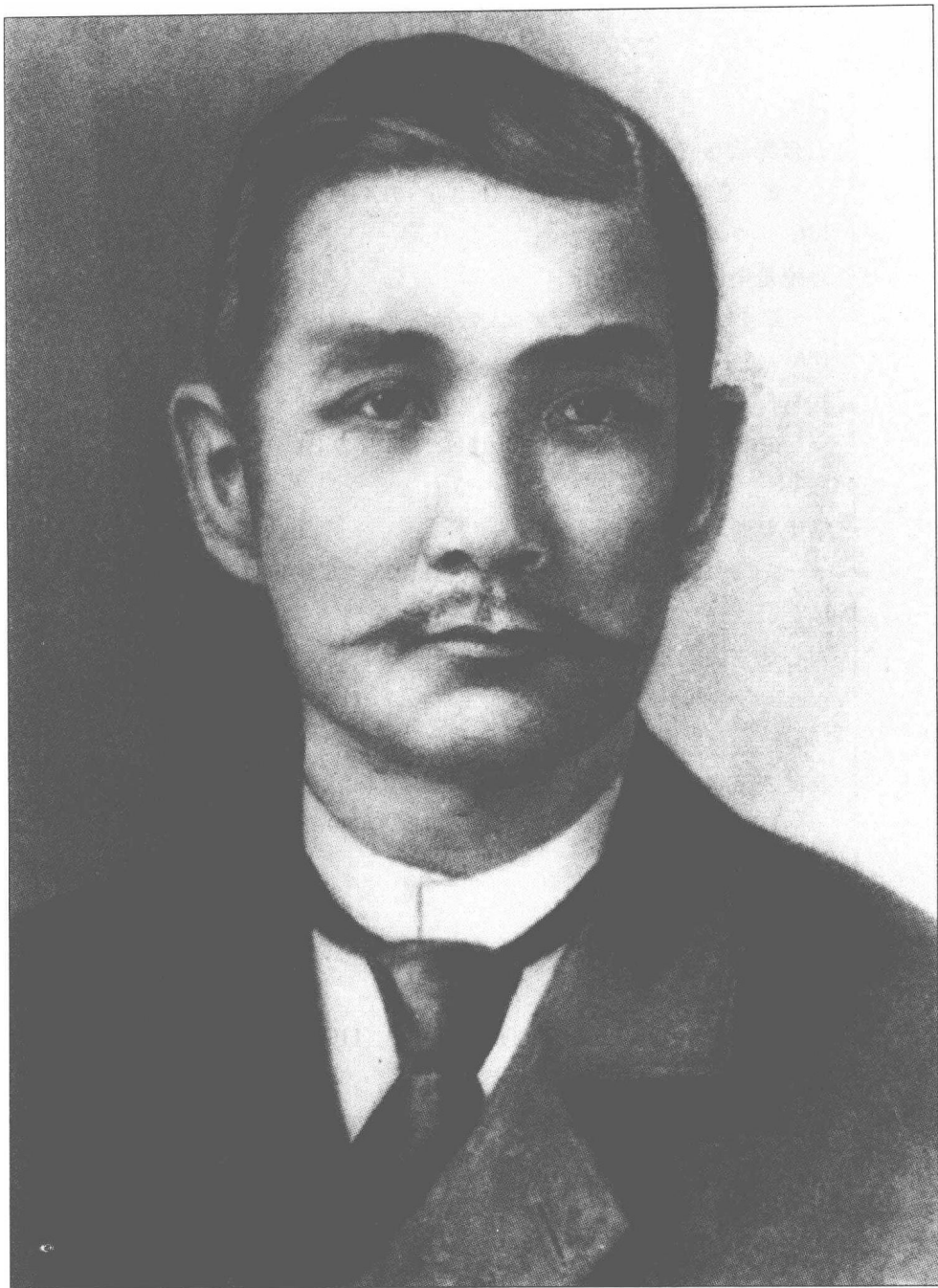
字 数：188千字

印 张：14

版 次：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5-0253-7

定 价：28.00元



▲ 孙中山在美国期间于三藩市拍摄的断发改装的照片。这也是孙中山伦敦蒙难时由康德黎交给警探辨认的照片。

目 录

001

为什么要这般残忍？

——与伦敦各报记者的谈话 【1896年10月23日】

005

我是个好人，并不是疯子

——向英国律师卡夫所作的陈述词 【1896年11月4日】

015

人民的起义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 【1897年初】

017

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 【1897年3月1日】

038

要为人民提供更好的领导者

——与斯韦顿汉等的谈话 【1900年7月10日】

041

全中国人民都站在我们一边

——在旧金山的演说 【1904年5月】

043

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

——与该鲁学尼等的谈话 【1906年11月15日】



046

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

——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 【1906年12月2日】

058

我的回忆

——与伦敦《滨海杂志》记者的谈话 【1911年11月中旬】

078

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 【1912年4月1日】

083

为人民的最高利益而工作

——与美国长老会代言人李佳白的谈话 【1912年7月中下旬】

089

政治的基础，在于地方自治

——在上海与李宗黄的谈话 【1918年7月】

090

要图工人经济生活的安全幸福

——与戴季陶的谈话 【1919年6月22日】

097

改革中国第一步

——在上海青年会的演说 【1919年10月8日】

103

活的知识

——与留法学生的谈话 【1919年11月中旬】

105

中国人之直言 【1920年4月3日】

110

我们要国事和党事分开来办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 【1920年11月4日】

117

训政的解释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 【1920年11月9日】

119

五权宪法与直接民权

——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 【1921年4月4日】

136

总统是全国人民的公仆

——在桂林军政学七十六团体欢迎会的演说 【1921年12月7日】

146

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

——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说 【1922年1月22日】

159

学生要做先知先觉者

——在广州全国学生评议会的演说 【1923年8月15日】

167

人心是立国的根本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恩亲大会的演说？ 【1923年10月15日】

176

改良人格来救国

——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 【1923年10月21日】

188

要真为农民谋幸福

——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礼的演说 【1924年8月21日】

196

关于民主政治与人民知识程度的谈话 【1924年12月1日】

198

临终前的谈话 【1925年3月11日】

199

国事遗嘱 【1925年3月11日】

202

家事遗嘱 【1925年3月11日】

204

孙中山大事年记

为什么要这般残忍？

——与伦敦各报记者的谈话* 【1896年10月23日】

关于我自愿进入中国使馆的说法，是不真实的。当我走近中国使馆时遇到一个中国人，他问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说：“我是中国人。”他问我的家乡是哪一省，我说是广东。他便说：“你是我的同乡，我也是广东人。”他和我走了一小段路，这时又出现另一个中国人，他是从我曾被关押的那座大厦走出来，当时我并不知道那就是中国使馆。当这第二个中国人出现时，那第一个人说，“这是我们的同乡”，于是我和他握了手。他不是广东人，他并没有讲我的方言。我们谈起别的话题。他们说，伦敦有许多中国人，我们找个时间一起去看望他们。和我谈话的第一个中国人，后来知道他姓邓^[1]。我们谈了一会儿，第三个中国人又来到，而邓却离去。当我们慢步走经使馆时，那两个中国人要求我进去，我还来不及回答，他们就将我推入门内。我寻找那个姓邓的，他已不知去向。大门随即关上，那两个人强迫我上楼。他们都是大汉，而我却如你们看到的并不健壮。他们无需花多大力气，况且我没有抵抗，抵抗是

* 1895年秋，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海外。8月30日抵英国伦敦，9月11日被清驻英公使馆绑架。1896年9月18日以后，经康德黎等奔走营救及伦敦报界声援，英国政府乃向清使馆提出交涉，清使馆被迫于是日下午释放孙中山。孙中山走出使馆后，在白宫区一旅馆接受各报记者十多人采访，这是他接受采访时发表的谈话。但谈话没有结束，就前往苏格兰场。本文最后一段，是他离开苏格兰场回到原先寄寓的葛兰旅店后继续进行的谈话。

[1] 邓：即邓廷铿，清使馆译员，绑架计划的执行者之一。



徒劳的。他们把我带到几层楼之上，可能是四楼，即房屋的顶层，将我推入一间房子，锁上了门。

接着进来了一个白胡子绅士，是英国人，我记得他们称他为马格里^①。他说：“这里对你来说就是中国。”我并不完全懂得他所说的含意。他坐下，问我的名字是否叫孙文。我回答说，我姓孙，叫做孙逸仙，也就是孙文。这个绅士继续说，中国驻美公使来电说孙文乘“麦竭斯底”轮到英国旅行。这绅士随后离去，走前告诉我，我必须在这里等候十八个小时，直到中国总理衙门发来复电。他走后，我听见锁门声，门外不止一人，他们似乎换上了新锁。直至今今天以前，我再也见不到那个绅士。

第二天，邓来到我这里，他说：“昨天拘留你是我的职责，公事公办，但现在我要像朋友那样和你谈谈。”他又说：“你还是照实承认孙文为好，否认也没有用，如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答道：“我猜，如今一切都安排好了，这是生死相关。”我又问：“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们打算如



◀ 图为孙中山伦敦蒙难时被幽禁处——清驻英使馆。

① 马格里：又译马凯尼，清使馆二等参赞



道吗？”当时他又谈到将要堵住我的嘴，把我装入某个箱子中，在夜间用船运到中国。他说，我是无望逃脱的。我问他，如果他们用这种办法不能把我弄走，会怎样处置我。他说他们会在这里杀死我，将尸体加以防腐，再送回中国执行死刑。因为你们知道，中国的刑罚是对死人也不放过的。接着我问他：“为什么要这般残忍？”他说：“这是中国政府的命令。”又说中国政府不惜以任何代价捉拿我，不论是死是活。至于这次拘留我的缘由，他说，听说那是因为有一份关于改造中国的请愿书呈报到了中国的总理衙门。

【以下是康德黎对记者的谈话】

.....

据柯文南寄赠的原文影印件伦敦《伦敦与中国电讯报》
1896年10月26日《中国大使馆的囚徒。一个奇异的故事——沙利斯堡*勋爵进行干预》

* 沙利斯堡，今译索尔兹伯里，当时任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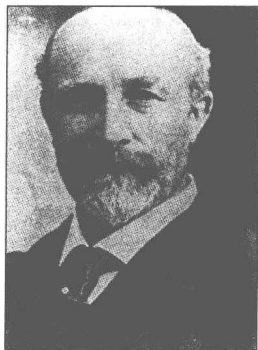
我是个好人，并不是疯子

——向英国律师卡夫所作的陈述词* 【1896年11月4日】

我住在葛兰旅店街八号。我于1895年9、10月间离开香港，途经夏威夷群岛和美国，旅行到这里。我在纽约逗留了约一个月，在旧金山两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始终希望回避中国当局，并不知道中国领事馆在什么地方。我在纽约见到我的许多同胞。我没有想到，他们之中有谁会与中国领事馆发生联系。在美国时，我曾把自己的姓名告诉给我的同胞。我搭乘“麦竭斯底”号来英国，用的是逸仙这个名字。我姓孙，但中国人有几个名字，逸仙是朋友们对我的习惯叫法，我的另一个名字是文。

10月1日，我从利物浦来到伦敦。在利物浦，我没有去探望我的任何同胞。我有理由估计到我的行动已受到注意，因为我知道中国政府经常在监视我。我在利物浦尽量不露形迹。我在美国时便已获悉，有人在特别注意我。我抵达伦敦后首先到赫胥旅店投宿，在那里住了两三天。

到达后的当天上午，我首先去拜访康德黎博士。我到达伦敦时很迟，大概是深夜十二点钟。



▲ 香港西医学院老师康德黎

* 卡夫是英国财政部法律顾问，受内务部之托调查绑架孙中山事件真相。是日邀约孙中山到财政部陈述事件经过，由卡夫记录并于十二日呈报内务部。他在调查报告中认为孙中山所述与事实相符。



我和康德黎博士商量往何处下榻，他领着我到葛兰旅店街八号，即我目前的住所。

在伦敦最初那几天，我经常去看望康德黎博士和孟生^[1]博士，几乎每天都去康德黎博士家。我和孟生博士有过一次关于去中国公使馆的谈话。我问他，如果我到那里去是否明智。他说“不”。我回想，我首先提出的问题是：“这里的中国公使是谁？”接着又问他：“你以为我去使馆访问任何人是明智的吗？”而孟生博士说：“不。”我没有问使馆在哪里。我并不知道使馆的地址，直到我在那里被捕才知道。我没有问过康德黎博士或孟生博士，使馆在什么地方。

初到伦敦的那些天，我的时间主要是用于游览。我曾到南甘星敦博物院和大英博物院，有一天还到过水晶宫。

星期六，即十日，我到过摄政公园、动物园和植物园。我去那里时是上午十一二点钟，一直逗留到下午三点钟。然后，我去到霍尔庞，四点钟左右返回寓所。从那以后，我除了只在附近进餐外，再没有外出。



▲ 孙中山名文，字载之，谱名德明，幼名帝象，长成曾自署名日新，后改号逸仙。图为1883年17岁时的孙中山。

星期日那天，我在八点半或九点起床。我在寓所吃早餐，十点半或十一点外出。我打算到康德黎博士家去。我乘公共汽车到牛津广场，然后步行到波德兰区。这是我惯常的走法。约在十点半或十一点我到达波德兰区，在那里遇见了邓。以前我和他素不相识。我是在街上遇见他的。见到一个本国同胞，我颇感惊奇。他走近我的身边，问我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说，我是中国人。接着他问我的省籍，我说：“我是广东省人。”我们互通姓名，我说“我姓孙”，他说他姓“邓”。我问：“在伦敦有多少中国人？”他说：“有很多。”

[1] 孟生：原香港西医学院首任教务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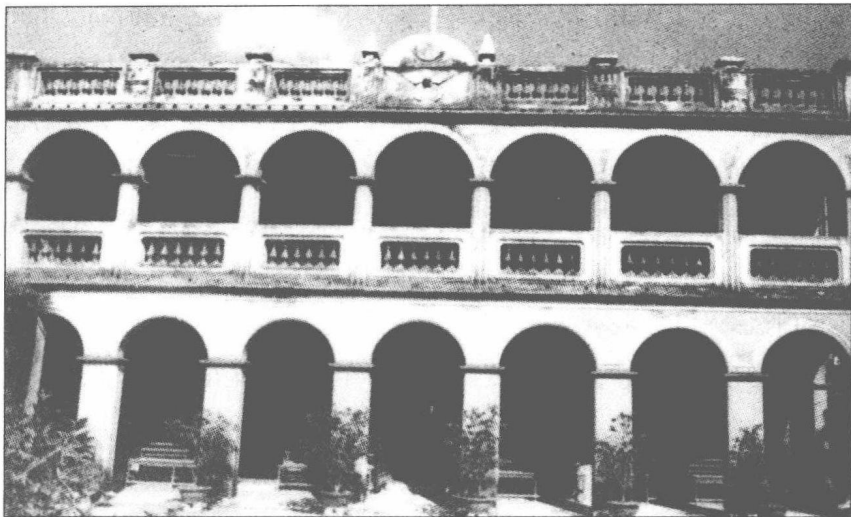
我问他们居住在哪里，他说：“噢，有的住在码头，有的住在东区。”我问他住在何处，他指着对面，即离公使馆远一点的地方，说：“那就是我的住所，那里就是。”接着，我们正好走到使馆门口附近，在那里停下脚步。我们走得很慢。我和他只交谈了几分钟。然后出来了另一个中国人，邓对这人说我是他们的同乡，于是我们互相握握手。我们渐渐走近使馆的门阶，第三个人走了出来和我交谈，要求我入内谈谈。这时邓已不知去向，他从小路走开了。我没想到已经来到使馆，我寻找邓，是要问他这是什么地方。当邓离开我们并让我和那两个中国人在一起时，我们正站在门廊内；而当那两人要求我入内谈谈时，我就开始寻找邓。他们说：“噢，让我们进去吧。”还动手挽我，但并未真正使用暴力，他们的态度是友好的。他们半挽着我进去，我还把他们当作朋友。进入屋内时，我听得门被锁上了。我看见里面有不少中国人，一些就在大厅里。我记不起当时是否有英国仆役在场。当那最后一个中国人走出来时，正门原是开着的。在我入内和被锁上门以后，那两个人就要求我上楼。门上锁时我已开始有些怀疑，还想找邓解释此事，但他并不在场。接着那两个人开始强迫我上楼，他们的语调变得生硬起来，从我进屋后他们的友好态度就变了。我得出结论，我已落入了圈套。他们不客气地说：“上楼去。”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不必担心，上楼吧。”这时大约是十一点钟。我走进了一个房间，我想这是二楼，在那里歇了一会。当我进入房间时，里面有一两个中国人。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他们没有和我交谈。我只在那里停留了很短的时间。接着又要我登上另一层楼。我被那两个带我入屋的人弄到那里，另外还有几个人在前后跟着。进入另一间房子后，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一个英国人（马格里爵士）走进房来，找我谈话。在场的只有我们两人。这英国人讲的头一个话题是：“对你来说，这里就是中国。”这句话他重复了两次。我们两人都坐下，他问我：“你的名字叫孙文吗？”我说：“我姓孙。”他说：“我们接到中国驻华盛顿公使来电，说孙文已乘



‘麦竭斯底’号来英国。”他问我，在“麦竭斯底”号轮船上有没有别的中国人。我说：“没有，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过去从未见过这个英国人。对此，我完全可以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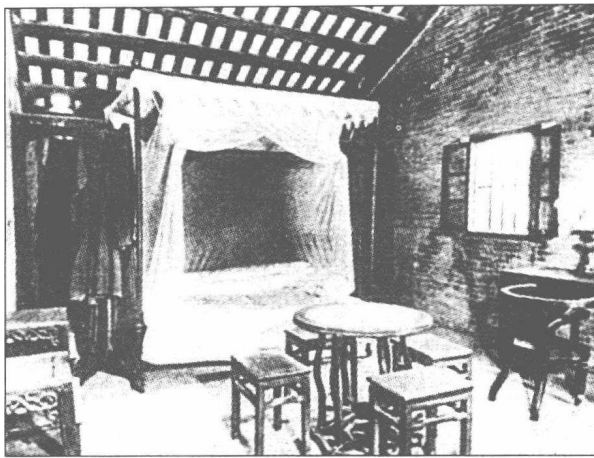
我晓得马格里爵士曾投书报界，说我在星期六来过使馆。我可以肯定，不论是星期五或星期六我都没有到过那里。我以前也从不曾到过那里。



▲ 1892 年根据孙中山的设计建造的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住宅(现翠亨孙中山故居)。

马格里爵士说：“不久前你曾经上书总理衙门，那会受到很大的重视，而现在总理衙门正需要你，你必须在这里等待我们收到复电。”我问他要等多久，他说：“要有十八个小时，我们才能收到复电。”然后，他要求我把行李取来。我说：“我的行李在我的朋友家里。”他要我写信给旅店，我说：“我并不住在旅店。”他问我住在哪里，我说：“孟生博士知道我住在哪里，你可以为我递交一封信给孟生博士吗？他会把我的行李妥贴地捎来。”他说：“行，我们可以为你办这件事。”于是他把墨水 and 笔递给我，我写好了信，他要求我在封口前读一读。我写的是：“我被监禁在中国使馆里。”他说：“我不喜欢‘监禁’这个字眼。”我说：“那我该怎么写？”他说：“简单地写上‘把我的行李送来’。”我说：“他们

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是不会把行李送来的。”第二封信我是这样写的：“我在中国使馆，请将我的行李送来。”他说：“发出这信之前，我必须请示公使。”他拿着信走了。以后直到我离开使馆时，再也没有见过他。他走后，门关上并换了新锁。门外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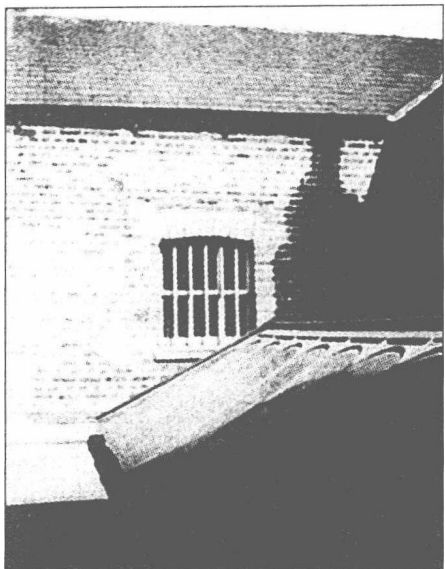
▲ 1894年初，孙中山在翠亨村故居书房草拟了上直隶总督李鸿章书。图为孙中山故居书房。

两三个人日夜守卫。窗户用四、五根铁条接连的竖杆隔住。不久，他们派一个仆人来点灯。到了傍晚，又有一个英国女仆进来整理床铺，我没有和她谈话。她是一个中年妇女，我不知道她是谁。

我认识了柯尔，那天我见到他。我没看见那上锁的人，是在门外上锁的。

星期一，我和柯尔交谈了一会。有两个英国仆役轮流监视我。我给他们几张字条。我还把一些字条抛到窗外，但被使馆人员所拾获，自此以后窗户就拧紧了。就我所知，那些人把我给他们的便条交给了马格里爵士。我把钱币放进一些便条里以增加重量，因为那些仆役说他们无法离开使馆，我便叫他们把便条抛出窗外，我把钱币放在里面好使它们够重。后来当我离开使馆时，马格里爵士把这些钱币交还给我。

我被锁在房里时，看到了一些中国仆役。我没有打算让他们帮助我。我再次见到邓，但记不起在哪一天，那是他们拾获我抛出去的便条之后。邓来找我，对我说，他得到了我写给康德黎博士和孟生博士所有的信件。于是我吃了一惊，知道那些仆役已经把我出卖，同时我想到，如果仆役们不能帮助我，我就别无渠道与外界联系。邓对我说：“你来到这里，



▲ 孙中山被幽禁于清廷驻英使馆三楼层间。

实生死所关，你知道吗？”他接着又说：“什么都不承认对你是没有好处的，你当然就是孙文了。”我一言不发，于是就开始谈一些别的事情。他称赞起我来，说：“你的名字在中国是众所周知的，你非常出名，人人都知道你。”这些话是用中国语说的。说完这些话后，他开始对我说，他拘留我是公事公办，但现在就像朋友那样来和我谈话。我问他，他们打算把我怎么样。我说：“我不认为他们在这里能够办成任何事情。我不认为英国政府会因政治罪名而把我交出去。”他说：“对，我们并不打算要求

英国政府交出你，我们是要把你送去中国。”我问：“用什么办法？”他说：“我们将要堵住你的嘴（他打手势），捆将起来，装入袋中，把你带到我们已租下的轮船上。”我想，他说的是属于格来轮船公司的一艘轮船。我说：“那是一个重大的谋害事件，对英国也将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我在船上也许能得到一个机会将消息传出去，让人们知道这件事。”他说：“你不会有机会这样做，我们在船上就像在这里一样囚禁你，有几个人监视你，把你锁在房里，我们不会让你在船上和任何人交谈。”他还说：“如果我们不能把你偷运走，就会在这里杀死你。”他说：“使馆就是中国，我们在这里可以为所欲为。”然后他又提出要帮助我，说：“我得设法让你出去。”还说他们打算在使馆杀死我，再把我的尸体送回中国去受刑罚，去履行死刑。于是我问他：“为什么要这般残忍？”他说：“这不是我们的意愿，这是中国政府的命令。中国政府不惜以任何代价捉拿你，不论是死是活。”接着他告诉我，我是没有指望的。我说：“你说你要像朋友那样行事，却没有帮助我。”他说，那正是他来找我谈话的本意——如